

#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集成

□吴兴葵



言,是一场饕餮盛宴,可以在这几百名作家的文思中徜徉、流连,也可以在这几百万字的滔浪中荡漾、漂流;可以在这绚烂多彩的、多民族的大地上饱览山山水水;也可以肆意地吟咏于各少数民族乐居的村村寨寨、佳节赛事、生活妙境。选集对于热衷文学状态探究者而言,是一套不可多得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研究价值的“百科全书”,在了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现状和发展方面,必定是值得手持一卷、家存一套的上乘佳品,绝对是开卷必有益。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中国多民族文学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内容、形式和风格都别具一格。在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学以优秀的历史、多样的形式、丰富的产品、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个性、诱人的魅力而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独竖一帜。文学也是促进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的重要手段。云南全境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因此,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与发展,对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是中国多民族文学集体合唱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

云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造就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魅力和特征。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可谓星疏空暗,有的少数民族甚至还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文学创作更是无从说起,最多就是有口头流传的一些东西。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重视与支持下,从无到有,从有到星空灿烂,出现了阳光明媚的空前新景象。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有了新的历史机遇,有了新的动力、活力。在这样的大背景、大机遇、大发展的氛围里,《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出版,是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支持的结果,是众编辑与作者的收获,也是国家和民族发展与繁荣的必然。

选集合卷有布朗族基诺族合卷、德昂族独龙族合卷;单卷有壮族卷、藏族卷、回族卷、白族卷、怒族卷、佤族卷、景颇族卷、普米族卷、阿昌族卷、拉祜族卷、纳西族卷、傈僳族卷;单卷中分为上、下卷的有彝族卷、傣族卷、哈尼族卷。其中,除彝族、回族、藏族、壮族外,其他15个民族都是

云南独有的少数民族。因此,他们的文学作品选集,不仅是为本民族打开了一道敞亮的文学之窗,更是为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打开了一道温暖明亮的门,书写自我,道与世人,共绘文明。

各分卷的文学作品,由小说、散文和诗歌三大文体集结而成,基本按前言、序、小说、散文、诗歌、后记的板块思路构筑。虽然各少数民族的人口,多者近千万,如彝族,少的不足一万,如独龙族,但本着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原则和编辑指导核心,总编委会对各分卷编委会,都是一视同仁、热情支持。而各分卷编委对各少数民族作者的作品选辑,也无一例外地认真负责,千篇选粹。各分卷中,有的作者就是本民族分卷的主编或编委会成员。换个说法,就是各少数民族分卷的编委,基本上就是由本民族的专家组成。各分卷的主编分别是:纳张元(彝),征鹏(傣),哥布(哈尼),晓雪(白),玛波(景颇),聂勒(佤),王川蓉(纳西),鲁若迪基(普米),阿布司南(藏),黄士鼎(壮),马绍玺(回),李金荣(怒),孙宝廷(阿昌),杨泽文(傈僳),李梦薇(拉祜),艾栗木诺(德昂),巴伟东(独龙),陶玉明(布依),张志华(基诺)。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用自己的笔撰写着本民族相关的精彩故事,也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本民族文学作品的出版而发光、发热。

选集收录的作家和诗人,是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学力量的代表,也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重要群体之一。他们具有民族性和当代性的作品,在云南或是在全国,都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不可忽视的部分。他们的作品,或许不能反映出本民族的全部,但一定是本民族的精神和灵魂的展现。他们对本民族生存环境和文学生态的内在联系的探究与思考、学习与挖掘,必然会使本民族文学的特质,发挥出对时代的推进作用,展现出对文明的前瞻潜力。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种优势的共同体,要利用好这一优势资源,就要进一步认识到这一优势。《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就是对这一优势资源的具体展示、集中展示,是为了让大家通过这套选集的桥梁作用、窗口作用、“百科全书”式的作用,来更好地认识云南文学,更多地了解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学。

当然,选集虽对了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可以说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作用,这种作用是空前且重大的,但不能片面地认为是收集了云南所有少数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制约,在选集所选的各民族作家群后面,还有着浩浩荡荡的创作队伍,他们的作品虽未列选,但他们的创作激情、才气和笔墨,也如阳春之暖、夏花之气,正扑面而来。在今后的文学天地,各少数民族作家一定会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承担起讲好本民族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文化责任,为本民族文化和文学,为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更大贡献。

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也是中华民族文学发展与繁荣的推力部分和发展部分。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发展繁荣的大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共同部分,将会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一起,在新时代的航程上,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及深层次的推进中,为创造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奉献应有的力量。

文学中的蒙古马,蕴含着蒙古族古老的游牧文化特质和英雄史诗色彩。它从英雄史诗《江格尔》走来,在一代又一代蒙古人的文学书写中,展示了生生不息的草原上,蒙古马与蒙古族相生相伴、和谐共生的亲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初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时亲切地说:“马年春节就要到了,我想到了蒙古马。蒙古马虽然没有国外名马那样的高大个头,但生命力强、耐力强、体魄健壮。我们干事创业就要像蒙古马那样,有一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调研,再次提到要弘扬“蒙古马精神”。今年的两会上,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内蒙古一年来的工作,又一次提到弘扬“蒙古马精神”。

“在蒙古男人眼里,马并不是牲畜与动物,它是一种骄傲的、具有神奇速度、外貌俊美的高等生物。因此当蒙古男人抱着马的宽厚的颈子时,眼睛里的神情令人感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鲍尔吉·原野这样写道。《流水似的走马》获奖之后,鲍尔吉·原野的家乡赤峰市奖励鲍尔吉·原野一匹蒙古马,他在获奖感言中表达了对家乡的感激之情:“我在怀念远方那匹马,它的矫健令人赞叹!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奖励一匹马是蒙古族至高无上的赏赐,希望我能分到它的智慧和勇气,继续前行!”

“蒙古马,是蒙古人的亲密战友,是蒙古人希望的翅膀,是蒙古人的坚强靠山,是蒙古人的吉祥火种。蒙古马与蒙古人和谐相处如日月同辉。没有蒙古马,蒙古人就像丢了魂魄。没有蒙古马,蒙古草原就像没有鲜花一样空荡。”策·杰尔嘎拉这样说,“蒙古人特别喜欢骏马,他们对待自己的骏马就像对待自己的眷属和好友一样。在马背上长大的蒙古人的子孙,怎么能不热爱自己的骏马呢?当他们稳坐马背时,视野开阔了、沙丘变小了,遥远的路程缩短了,前程清明了。马是蒙古人的胆量和意志的一部分。把蒙古马称作牧民和骑兵的手足,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蒙古马陪伴蒙古人度过了千秋万代。没有蒙古马的蒙古英雄史诗,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在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中,马是英雄们的忠诚朋友和伙伴。马的外形是矫健的,人们把它和野鹿相提并论:马一眨眼能踏遍大地的南北西东,从不知道什么劳累和困顿。《江格尔》中英雄的坐骑是一个已经人格化的、恪尽职守的马形象,它的眼睛充满智慧和聪明,它的四蹄昼夜疾驰、毫不停息,能使它的敌人一败涂地;它懂得激励主人建功立业,也会在遥远的他乡苦苦地追寻故土,不管多远的路途,它总要跋山涉水,回到故乡,与它的主人一起为国分忧。

鲍尔吉·原野笔下的蒙古马,是蒙古男人的战友、同伴,也是蒙古男人自我的化身。他写父亲和父亲的马。“那年我爸18岁,马6岁。”青春在战火中洗礼。为新中国的诞生,他的父亲骑着蒙古战马,走过硝烟弥漫的东北平原。1949年10月1日,内蒙古军区骑兵二师白马团和黑马团凌晨五点从清水河村出发,7点到达北京东单。他们是去参加国庆阅兵的。骑兵们头一天都穿上了新发的棉布军装,马在水泡子里洗了澡。作家写道,他的父亲参加了建国大阅兵的检阅仪式。“我爸”和白马一起走过天安门城楼前,他们的眼睛中有马,心中有一面冉冉升起的新中国国旗。

为了祖国,男人可以奋战疆场;同样为了祖国,“我爸”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把马捐献给了部队!这个蒙古男人,草原上的战士,与马依依惜别:“我爸”抱着白马的脖子、摸马的额头,马闻着他的胳膊的气味——蒙古男人对马的柔情,在父亲心中酝酿成一首诗,题目叫《银色的白马》。1954年,这首诗发表在内蒙古文学月刊《花的原野》上,“我爸”因此获得一支英雄牌自来水钢笔作为奖品。2012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当时作家的老父亲已经83岁。电视画面前,老父亲的脸上斑斑泪痕。一问才知道,老人想起了他的银色白马。

坚韧不拔、甘于奉献的品质,正是蒙古马精神的因子。蒙古马精神根植于深厚的草原文化,延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它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以一种温暖的柔情滋润着草原。正如在《蒙古男人》中鲍尔吉·原野所描述的那样:“说起蒙古男人,相关的词语仿佛就是剽悍威猛,包括粗犷、奔放这些习惯性的说法,这大抵是不错的。当你走近或者说熟识蒙古男人,令人惊讶以及让人难忘的是他们的柔情。所谓‘柔情’,说是蒙古男人心肠软。虽然他们同时还有刚毅、暴躁这些特征。你看蒙古男人的眼睛,眸子深处总有一些怜怜。当他们注视马、羊、孩子和女人的时候,这种怜怜便会流露出来,仿佛面对一个易碎的珍品。因此,他们经常赞美的是马、女人和土地。”

齐·宝力高领銜演奏的马头琴曲《万马奔腾》激荡过无数听众的心,齐·宝力高曾激情地说:“在万马奔腾的旋律上,祖国像东方升起的太阳一样灿烂辉煌!幸福吉祥啊——”

绿色的蒙古高原,你终将是蒙古马永恒的远方!

# 文学中的蒙古马精神

□马晓华

任何民族的文学之花,都是生长在本民族的沃土之上的。其一根须、一枝花、一叶脉、一花香、一甘果,无一不是本民族的灵气与生态、精妙与美好,从风雨历程到欣欣景象,正可谓“沃土无声,繁花春雨”。面对书桌上20卷之巨的《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时,面对这两摞封面米黄、图文设计富有民族元素感的图书,心中满是惬意。

这套选集的少数民族作者,如星云集、各显光辉,作品如花海时空,释卷余香。一下子知道这么多的作者,一下子读到这么多的作品,既为各民族都有自己在文学领域的佼佼者而高兴、喟叹,也为自己能入选集中认识他们、了解他们而倍感荣幸和幸福。

这套选集,是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完成的,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大梳理和大检阅。同时,也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的,希望云南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具体体现。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作为拥有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维护民族团结始终是关系云南改革发展、边疆巩固、社会稳定和各族人民福祉的大事,而文学是促进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的重要手段。中华民族大家庭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建的,作为共和国平等成员中的云南世居的25个少数民族,以其自身的独特文字表达丰富着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同时,也为边疆民族的团结和谐作出了贡献。《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编辑出版,目的是让云南少数民族有一个展示自己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成就的平台。

因此,无论是从民族团结、民族进步、民族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统一、凝聚民族力量的角度来说,云南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都是十分必要的。

选集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收录了布朗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白族、怒族、佤族、景颇族、普米族、阿昌族、拉祜族、纳西族、傈僳族、傣族、哈尼族15个云南独有民族和彝族、壮族、藏族、回族4个共有民族,计19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共计735万余字,20卷之巨。其中录有小说195人218篇;散文370人523篇;诗歌285人852首,每一卷几乎都有前言、序言和后记。如此强大的作家阵容,如此精品荟萃的翰墨墨流,不得不有海风扑面、涛涌浪卷的感喟。

此选集的成功诞生,是与一个严谨、认真、不畏艰辛且激情常在的编辑团队分不开的,编委会主任黄尧、总编杨红昆执编鼎力,责任编辑张一龙与众主编同赴撷珍、挥汗经年。选集自2014年8月决定编辑,至2020年春全面呈现给读者,历时近6年之久,用总编杨红昆的话说:就是诸君笃力、久酿喜成。选集的总编委会、各分卷编委会都在列。各分卷的编委会,又由各少数民族作家组成,目标明确,各尽其责,虽艰困辛苦,但佳宝终见、精萃呈芳。

由于各少数民族作者分散,各民族文学发展不均衡,编辑过程中所遇困难可想而知,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各分卷编委、编辑的辛苦努力下,这套有益于民族团结、民族进步、民族发展,凝聚民族力量的选集终于完成并出版发行。选集的出版,宣布了一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编的浩大工程的圆满结束,同时,也宣告了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问世。这套选集,对文学爱好者而

积20余年之力,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短篇小说集《骑马周游世界》以浓烈的民族文化气质和令人惊艳的姿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除了装帧设计上别具一格,它直击人心深切动人,入选的24篇小说来自于血肉般的现实生活,在主题上各有深思隐忧,又在整体上构建出失落与追寻的主题。

失落之意,指向自然和文化两个方面。自然生态的水草丰美不在、山林茂密不存是海勒根那在小说中以刀锋之笔痛心刻画的,我们在《骑马周游世界》中看到遮天蔽日的玉米地取代了曾经的风吹草低现牛羊,也在《父亲鱼游而去》中看到江河断流,倔强的父亲要在裸露的河床之中开掘河流。又在《把我送到树上去》《父亲狩猎归来》《六叉角公鹿》中看到油锯横行、山林荒突,沙子像长了翅膀的蝗虫般扩张飞扬,草木幽深荡漾之景尽失。往昔的美好已经全然失落,过去时光成为幻象,不切实际的农业化和割山开路的工业化已经损毁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关系。

更为深刻而痛心的发现是,以游牧文化、狩猎文化为代表的民族文化失落,随着自然遭受戕害、生产生活方式变异、商业逻辑无孔不入不可避免地到来。《骑马周游世界》反讽性地写到,作为马背民族后代的我雄心万丈想要重走祖先征服世界的路线,可是甚至上不了马,因为骑马之技尽失。勉强上路后发现高速公路千万条,能骑马的路没一条,骑马周游世界已全无可可能。《骑手嘎达斯》中嘎达斯酗酒无度是因作为骑手,他的骏马被拉煤的卡车撞死,驰骋的草场变卖为煤矿。《125号公马》里,草原曾经的原住民骏马,现在被马贩子控制,将集体屠宰变成城市餐桌上的马肉。海勒根那以黑色幽默写出游牧文化失落,人、马双方所跌落的荒诞之境。

古老的狩猎规矩亦被肆意破坏。《六叉角的公鹿》里,贪心的外来者面对猎物时不顾一切;《鹿哨》里大量的偷猎者打猎时几乎是赶尽杀绝涸泽而渔;《把我送到树上去》当中,对古老山林生活禁忌的全然不顾表现为无止境地伐木,这都撕开了森林的外衣又让鸟兽失去了遮蔽,猎人们不再拥有莫日根的荣耀,而是被迫转变身份或是终日游荡。以“失落”为叙事铺展的关键词,海勒根那敏锐犀利解剖

# 失落与追寻

——读海勒根那《骑马周游世界》 □崔荣

现实的同时,更深刻的发现是,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也只是人类横行欲望的面具而已,变化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样态背后,愈演愈烈的是高歌猛进、肆意扩张、无度索取的人心异化。这一深刻主题一以贯之,让海勒根那的小说最大可能地犁深了小说的主题。

《骑马周游世界》收录的所有小说耐人寻味、境界阔大亦因为其中还运行着另一个不可忽视也不可或缺的追寻主题,这一主题存在让海勒根那的小说极富力量和强度。

“追寻”意涵主要拓展为两个方面。一是在以《125号公马》《白狼马》《温都根查干》为代表的小说中,召唤一种古老的蹄冰卧雪、翻山越岭、铁骨铮铮的蒙古马精神,这种精神依然植根于人们情感心灵的深处,被视为珍宝。《125号公马》中的毕力格阿爸用代表一生荣誉的银马鞍换回有着超凡生命力的公马;《白狼马》中牧马人们任白狼马消失在暮色中,认定它去追寻主人——英雄的梅林;《温都根查干》里,雨夜才会出现的白马优雅自由,如此神驹如同一种总体象征,具象化了草原上的人们世代持守的蒙古马精神。

另外,海勒根那也在以《骑手嘎达斯》《最后的嘎拉》等小说中追寻一种尊贵、忠诚、自在、神圣的骑手精神。《骑手嘎达斯》里,草原上最好的骑手嘎达斯以自由之魂、刚硬之骨跋山涉水、跨马西征,一路讲述蒙古族的历史和英雄史诗,终于得见成吉思汗的两匹神骏,以生命为代价完成骑手的终极使命。《最后的嘎拉》里,嘎拉这个职业代表着骑手们喜欢的游牧迁徙生活,明知穿过日月风霜以马匹运盐在现代社会已然无路,但阿爸还是重走嘎拉之路,哪怕最终罹难。张杨尊崇骑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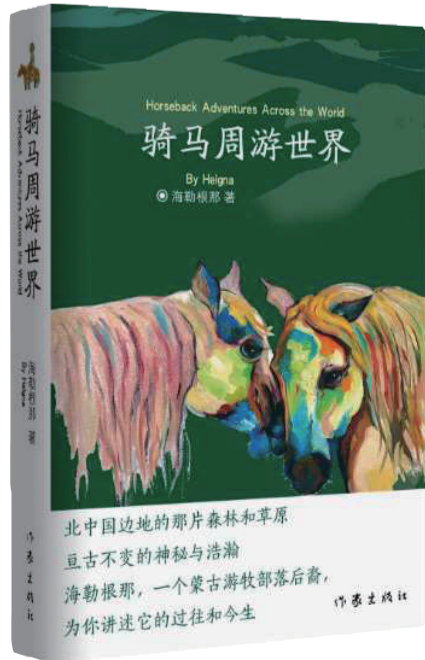
本身所代表着的自由忠义精神,成为海勒根那对抗现代化问题的依凭或曰旗帜。

这种追寻如此执著而不可磨灭。海勒根那又用看来是反常的情节、超自然的情境和象征隐喻的手法强调追寻之永在不熄与现实之令人沮丧,于是,难忘往日水草丰沛草原的哥哥变成了羊,领着一大群羊浩浩坦坦地走向远方;而渴望大地碧波荡漾的父亲在雨中河床上掘河,变成鱼永远游走。以种种看来难以理解的现世经验,企图对抗和真正改变现实。

艺术创作主体的所思应当可感,并能带来无尽回想。蒙古马精神和骑手精神在海勒根那小说中也合而为一,意象化为黄金世界般的草原,或曰,在人们口耳相传中存在的往昔,又在更高意义上指向一种古老又新鲜的强劲、自由、坚韧的生命精神,这种生命精神的存在,让《骑马周游世界》这部小说集洋溢着淋漓元气,境界则宽广深长。

不可忽视,海勒根那也以《把我送到树上去》《父亲狩猎归来》《六叉角公鹿》等小说追寻失落已久的敬畏自然思想,对自然有真正意义上的爱,对世间万物有节制、有畏惧、有虔诚,是他在小说中以那些看来神异传奇的故事,不断传递的理念。《羊圈里的弟弟》中,弟弟对羊的爱,让整个羊群舍命救他;《把我送到树上去》中的尤拉以魂灵方式出现,告诫只有对森林中的一只蚂蚁一根小草都怀有敬畏之心才能重回美好;反复写猎到熊后的繁复仪轨,则意在以其中蕴含的虔诚畏惧约束猎杀行为,以控制强力和欲望扩张,建立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同时必然也是人与历史的合理和谐关系。

海勒根那所追寻召唤的蒙古马精神、骑手精神和黄金世



界般美好的往昔世界,都从坚实的大地升华而来,来自于他对现实锋利深入的省思,因而失落和追寻的主题又在这个小说集中形成有意义的闭合,后者甚至也成为前者的解药、意义构架和内在支撑。失落与追寻主题带来的艺术张力在于,前者映现出在这个世界上横行的我们所有无度欲望、扭曲心灵和狂妄意念的丑陋;然而后者又无疑昭示,具有人类性意义的古老民族文化传统和永远强劲的生命精神,又是解决个体与自然、与自身问题的密钥。

除却暴露批判,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强力的救赎、深切的鼓舞与终将实现的希冀,相信《骑马周游世界》这部小说集将会以永不失落的追寻之力,带着读者纵马大地、周游世界。